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卷十六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帝王知人之事

漢高帝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旣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少者多少之少戇謂

為人稍愚直也愚而直也言陵之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惠帝二年蕭何薨曹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臣按此以參代何之驗

五年曹參薨明年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周

勃為太尉此盡用高帝垂没之言也七年惠帝崩太后臨朝稱制高后元年議立諸吕為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吕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平勃平勃對曰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邪今王吕氏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君亦不如臣漢初承戰國餘習臣下相謂亦曰君臣陵無以應之太后以陵為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

臣按陵之爭王諸呂戇也平不爭而許之智也

七年諸呂擅權用事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嘗燕居深念陸賈見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臣按平非勃不能獨濟大事此難獨任也

八年太后崩諸呂欲為亂當是時趙王呂祿梁王呂產將兵居南北軍太尉勃不得入中軍主兵酈商子寄與

呂禄善絳侯乃與丞相平謀使人刼酈商令其子寄紿說呂禄歸將印以兵屬太尉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遂誅諸呂立文帝

臣按此安劉必勃之驗也高帝論蕭曹平勃諸人考其始終無一或差者葢帝之性旣明達而又更事履變之久其於羣臣之材行皆嘗斟酌而劑量之故所以為後人計者㡬無遺策後之論者以知人善任使稱之信矣若繼世之君有若帝之明達

又不若帝更嘗之多茍能躬覽萬機以究事情之利害日接羣臣以察人材之長短若漢宣帝聽政之日令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進明陳其職以考功能是亦知人之方也若夫深居高拱於事未嘗有裁決之勤淵默寡言於人未嘗有叩擊之素舍功能之實信毀譽之偏而欲用舍之間各當其任難矣故人主上必如堯次必如高帝又其次必如孝宣庶幾可語知人之事不然非所聞也

孝文帝後元六年匈奴入上郡雲中所殺略甚衆以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劉禮為將軍次霸上徐厲為將軍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鋭兵刃彀弓弩持滿彀張也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天子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

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軍成禮而去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匈奴遠塞漢兵罷乃拜亞夫為中尉孝景帝二年吳楚等七國皆反初文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及七國反上乃拜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凡三月皆破滅

三年以亞夫為丞相其後上廢栗太子亞夫爭之不能

得上由此疏之

竇太后言皇后兄信可侯上與丞相議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何以責人臣不能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免

後元年帝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

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食取箸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俄以事下吏獄吏以反誣之亞夫不食死

臣按人之度量相去豈不遠哉方亞夫之軍細柳也持軍之嚴雖人主無所屈文帝乃以是知之曰緩急真可將也其後作相因事數諫積忤上心景帝以是疑之曰鞅鞅非少主臣也細柳之事倘在孝景時則亞夫必以傲上誅尚何兵之可將使其

得相文帝盡忠論諫則必以社稷臣目之二帝之度量相去不同如此其所以然者文帝不以拂巳為忤景帝專以適巳為悅故也故人君欲真知臣下之賢否其必自去私意始

漢武帝末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是為昭帝又以桑弘羊為御史大夫其後桀父子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

利代其功欲其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桀等皆與旦通謀且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肄試也郎羽林者宿衛之士都肄猶言大閱也道上稱趩道路也天子出稱警入稱趩此言光僭又擅調益幕府校尉調益謂增置也校尉幕府之屬也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入宿衛察姦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司與伺通用出沐謂休沐也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

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廣明地名都郎即前都試郎羽林也）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言燕去京師遠十日內事燕王何由便知）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言將軍大權在手若欲為非不須增置校尉方可舉事也）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亡謂逃亡也）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謂不須窮竟也）上不聽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唐李徳裕論曰人君之徳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慚徳矣成王聞管蔡流言使周公狼跋而東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吕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臣按武帝託孤於霍光善矣而又參之以上官桀桑弘羊是知人之明有愧於高帝也桀等皆姦邪嗜利之徒外交藩王而内結貴主非昭帝天性夙成能知光為忠臣而保持之使桀等得志其禍可

勝言哉是昭帝知人之明反過於孝武也然孝武不立燕廣陵（燕王旦廣陵王胥）而立昭帝是明於知子不屬田千秋輩而屬霍光是明於知臣而乃失之桀等者桀以諂進弘羊以利合故也傳曰播糠眯目天地為之易位故人君必先正其心不為諂惑不為利動然後可以辨羣臣之邪正矣

唐明皇之在蜀也（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皇幸蜀）給事中裴士淹以辯學得幸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輒啓聞及房琯為

將帝曰非破賊才也若姚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以取名爾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李林甫曰是子妬賢疾能無與比者士淹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帝默不應

臣按明皇之為人也異哉以為闇邪則其評房琯評姚崇評李林甫何其言之當也以為明邪則其評宋璟抑何言之戾也璟之忠誠端亮為開元輔相第一帝乃以賣直取名目之蓋璟以直道事君

屢拂上意故一斥不復用至是猶有餘怒焉若林甫之妬賢疾能帝非不知者而乃用之終其身由環不茍合林甫茍合故也然則人主一有好同惡異之心則私意行而賢否亂雖有英明之資卒蹈闇謬之失如明皇者豈可不戒也哉

唐德宗時濠泗觀察使杜兼惡幕僚李藩誣奏藩搖動軍情上大怒召詣長安望見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邪擢祕書郎藩後事憲宗為元和賢相

臣按德宗知人之明最為所短故於盧杞則不覺其姦邪於姜公輔則疑其賣直李晟之勲陸贄之忠則疎斥之擯廢之裴延齡之欺罔韋渠牟之躁劣則親信之寄任之以佞為忠以直為狂未有甚焉者也顧能於舉目之頃而識李鄴蓋當是時未有私見之汨故也若盧杞姜公輔諸人則有愛惡之私焉故識鑒之昬明若是其異也傳曰公生明偏生闇使德宗持心之平無所適莫當如李鄴之

時則於諸臣之邪正必不至易位矣後之人主可

不戒諸

憲宗元和中裴度平蔡還知政事程异皇甫鎛以言財利幸嘗論臣事君當勵善底公朕惡夫植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似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帝曰言者大抵若是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為難辨則易上以為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已而卒為异鎛所構出

為河中節度使

臣按憲宗剛明果斷能用忠謀不惑羣議以建中興之烈是豈不知人者蔡功既成侈心遂熾於是正邪始易位矣由异鎛輩善於治財有以供其侈用故也傳曰利令智昬信哉不然則以裴度之堂堂忠節視异鎛輩之瑣瑣姦諛雖不辨白黑者亦能知其為正邪之分也天資如憲宗猶以利欲掩其明是故人君不可無正心之學

武宗即位以李德裕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而所用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

臣按德裕在文宗朝與李宗閔迭為宰相而德裕

卒為宗閔所傾以文宗不能辨邪正也及相武宗深陳二者之辨而武宗能聽之故德裕得效其忠謀會昌之功幾於元和由武宗能辨其邪正故也德裕松栢藤蘿之辨此善喻也蓋正人以直道自將雖於人主猶無所容悅況肯他有依憑以進乎邪人以枉道求合故權臣用事則附權臣近習得志則附近習妃嬪有寵則附妃嬪畢猥鄙賤無所不至德裕此言足以判正邪之情狀矣近世名臣

張浚又推而廣之以為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為心此君子也謀求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為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為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

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臣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幾其可以槩見矣臣謂人主欲知羣臣之邪正惟以德裕浚之言參而考之則亦何難辨之有然德裕所謂邪人競為朋黨獨不思君子其無同類矣乎或以朋黨議我矣必如裴度曰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則為得之此德裕之所以不及度也

以上論帝王知人之事

大學衍義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卷十七 八

詳校官中書臣孫球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宋國璜

大學衍義卷十七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姦雄竊國之術

春秋傳晉魏絳曰晉國名魏絳晉大夫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后羿夏諸侯鉏及窮石皆地名因夏民以代夏政禹孫太康淫放

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恃其射也羿善射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淫放原野棄武羅伯困熊髠尨圉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內宮人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樂之以遊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信浞詐羿猶不悛悛改也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家衆寒浞之私黨也烹煮也殺羿而煮食之也浞因羿室就其妃妾

臣按自古姦臣欲盜其君之國非挾宮闈之助合

左右之交則不能獨為故寒浞之相羿也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內外盤結無一發其姦者然後得以愚弄上下而恣其所欲為使羿無從禽之荒則玆心未惛猶有時而覺也故又虞羿于田使之馳騁弋獵以汩亂其精神顛倒其志慮於是詐慝之謀得立而取羿之國戕羿之身若反手然當有夏之時風俗淳質已有巧於篡盜如寒浞者況後世哉是以虞周君臣更相勑戒曰無逸游無耽樂以

此為防後世猶有湛音耽于酒色而舉國授人如漢

成帝者

史記漢司馬遷所作齊世家齊世家紀齊國之事也　田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與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晏子數諫公弗聽景公有寵姬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高昭子立荼為太子景公卒兩相立荼是為晏孺子田乞不說遂立景公他子陽生而殺晏孺子專齊政

乞卒諡釐子子常立復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執其君簡公而弑之立簡公弟是爲平公田常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鮑晏監三氏皆齊大家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琊安平琅琊皆邑名自爲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常卒諡成子子盤立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盤之孫田和乃遷其君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和

立為齊侯

臣按左氏傳載晏子對景公畧曰陳氏雖無大徳而有施於民田氏本出於陳故又曰陳氏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在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非其國也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史記所謂晏子諫而公不聽者此也方田氏之

初不過以小惠市於國人而已使景公用晏子之言脩明君臣上下之禮使惠施出於上而下不得私利權歸於上而下不得擅則大分明而人心一雖百田氏其能竊國乎景公乃善之而不能用在公則厚斂焉田氏則厚施焉是驅其人而歸之也景公既沒於是田乞因主少國疑之際得以擅廢立之權而國之大柄在其掌握矣及田乞死而常代立既專惠施以作福又專刑罰以作威於是弑

君而人莫敢討世臣公族以次翦滅而人莫敢問越再世卒有齊國亦云晚矣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田氏之禍在景公世猶可為也及其既久則不可為矣蓋其漸之不圖而早之不辨至於篡勢之已成孰得而遏之哉漢人有言權臣易世則危蓋言顓國之久則其權不可收其勢不可制必至於危也故田乞之後有田常遂以代齊季宿

之後有意如亦以擅魯季武子名宿其子季平子名意如逐昭公至於鳳莽操丕之於漢王鳳專政歷五侯至從子莽篡位曹操專政至子丕篡位是為魏文帝懿師昭炎之於魏司馬懿始專政其子師繼之師弟昭遂封晉王昭子炎篡位是為武帝皆以其漸取之推原本末由其不早辨故爾然則人主其可一日失其操柄也哉

秦昭王子安國君為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其愛姬華陽夫人無子夏姬之子子楚為秦質子於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居處困不得志陽翟大賈呂不韋賈邯

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請以千金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賔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賔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請立子楚以為嗣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而請呂不韋

傳之不韋取邯鄲諸姬絶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説之因起為壽請之不韋怒念已破家為子楚乃遂獻其姬姬自匿其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昭王薨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秦王立三日薨謚孝文王子楚立是為莊襄王以不韋為丞相封文信侯莊襄王立三年薨太子政為王尊不韋為相國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私竊通不韋後始皇帝壯不韋事發誅

臣按呂不韋非直大賈蓋大盜也方其見子楚曰奇貨可居固料已之能使子楚得國又能移子楚之國為已之國矣其捐千金也非輕利也謂其利有百乎此也其獻姬也非能割已之欲也謂其所欲有萬乎此也史稱子楚之請姬也不韋怒既不獲已與之夫不韋不出他姬而飲子楚而以娠者飲子楚固知其見而悅悅而請請而與之則異時得國者吾之子也其獻也所欲而非强也其怒也

僞而非情也包藏深而布置遠非獨子楚不能察雖後之作史者猶莫之察也且孝文之立三日而覺莊襄之立三年而覺豈其偶然邪抑必有其故矣夫以不韋之智巧能使子楚外入超在內二十餘公子而得國安知其不能速二君之死而趣立其子乎子政立則嬴氏之國轉而呂氏有矣蓋自子楚之嗣至此不二十年而呂氏得國故先儒以謂始皇既立伯翳之祀已絶史氏紀録宜曰後秦

可也秦自孝公以至昭王國勢日益雄張嘗合五國之師百萬之衆攻之而不能克而不韋以一女子從容談笑奪其國於衽席之間故曰不韋非獨大賈蓋大盜也其後楚相黃歇亦先納李園之妹娠而獻之君生子為太子遂以黃代芈其竊國之術與不韋同然二人卒以是自族果何益哉臣今列此於篡臣之篇者欲人君知姦臣用智之可畏謹毋以色而傾其國也噫

漢王莽孝元皇后之弟子也莽羣兄弟皆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折節為恭儉成帝封莽為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宿衛謹勑爵位益尊節操益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為之談説虚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恧（恧愧也）後大司馬曲陽侯根薦莽自代上遂擢為大司馬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鳳商立根四人皆為大司馬而莽之諸父也）欲令名譽過

前人遂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盡以享士哀帝即位以爭傳太后稱尊號事遣就國

臣按此莽飾偽釣名之始也然當是時豈必遽有簒志哉履霜之不戒則其漸必至於堅冰是以聖人畏諸

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召莽拜為大司馬迎中山王為後是為平帝時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於是盛尊事光引

光女壻甄邯為侍中諸夏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者莽皆傅致其罪傅讀曰附附益而引致之令入於罪為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謹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莽色厲而言方外示勁厲之色而假為方直之言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遜焉上以惑太后下以示衆庶

臣按此莽得權用事之始也故其情狀浸與昔異其推尊孔光以其有重名而易制也名重則可以欺天下易制則不妨巳之權而可以行巳之志前則霍光之於蔡義後則伾文之於杜佑其術略同自色厲言方以下史氏所以狀莽之情態也孔子以色厲内荏為穿窬之盜蓋外為剛勁之色而中實陰柔所以欺世盜名也莽之竊國蓋用此術欲有所為微示風指及其得請則涕泣固辭姦偽至

此雖明君未能遽察況易欺之母后與易惑之衆庶乎其潛移漢鼎宜矣

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莽白太后以白雉薦宗廟羣臣因奏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宜賜號安漢公莽上書讓不聽又固辭羣臣復上言宜以時加賞太后下詔益封莽二萬八千戶為太傅賜安漢公於是莽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又讓還益封爵邑

臣按此莽居攝之漸也安漢之稱用周公故事也

既如周公之稱公亦可如周公之居攝矣

莽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太后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自今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權與人主侔矣

臣按此莽奪國之漸也凡姦臣之欲奪國必先顓國顓則惟吾之所欲為雖奪人之國莫與爭者矣

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金幣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令更

名知慕從聖制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其故萬端旁側長御謂太后宮中諸妾御也

臣按莽於元后為近親自足以得其意矣而猶必事旁側長御者此寒浞行媚於内之故智也姦賊之心所以彌縫上下者其密如此

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權奏言長秋宮未建請考論五經定娶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適讀曰嫡

謂妻所生也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即上言身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為至誠乃下詔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及公卿大夫咸言安漢公盛勲堂堂如此今當立后奈何廢公女願得公女為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莽女遂立為后後又采伊尹周公稱號加

莽為宰衡位上公

臣按莽既顓國柄又求為后父則其尊莫與匹矣然委蛇曲折備極姦偽之態若不得已而後受焉自是身為宰衡女配宸極朝廷宫省之權一出于已於奪國也何有其後曹操將篡漢亦殺伏后而立其女隋楊堅以后父而取後周之天下大抵類此

是歳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徵天下通一藝以上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

千數

臣按莽將篡漢故為此以要譽於天下之士非真有意育材致賢為國家計也

羣臣奏言宰衡位宜在諸侯王上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遂加九命之錫九錫者車馬衣服樂懸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

臣按九錫者天子之禮也齊桓晉文有功於周室所錫者二三而已令莽備之是乃居攝即真之漸也其後人臣將篡者必先加此蓋皆用莽故事云

莽先所白遣風俗使者八人還詐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泉陵侯劉慶言周成王幼小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平帝崩莽酖之也莽選宣帝玄孫中最幼子嬰年二歲託以卜相最吉是月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莽使羣公以白太后曰莽非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太后許之乃令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明年改元居

攝立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後又稱符命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云班固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間勤勞國家動見稱述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簒竊之禍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埶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為黃虞復出也廼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

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貊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

臣按班固所評可謂盡莽之情狀矣然嘗論之莽之姦偽固足以欺天罔人然使成帝不假外戚以政而元后不私外家以權則莽雖挾材任數方陳力奔走之不暇何惡之能為故莽之至此者成帝元后之罪也雖然豈獨莽哉前而田常後而操懿姦則姦矣使人主能慎履霜之戒而不失馭臣之

柄則皆當時之能臣也嗚呼有天下者其可不防其漸

以上論姦雄竊國之術臣按古今簒臣多矣而獨載此四人者以其姦謀詭計最巧且密故也若曹操之簒漢則因討賊而顓兵柄司馬懿之簒魏則因受遺而盜國柄其後劉裕之簒晉也似操楊堅之簒周也似懿是數人者皆以虎豹之暴刦取神器其情狀為易知

而此四人者其狡如兎其媚如狐其隂中人如鬼蜮其居膏肓之間如二豎子能使人主隂授以國而不知其情狀為難察臣故畧其易知者而著其難察者欲有天下者開卷瞭然如見九鼎而識魑魅罔兩之形圖之於未然杜之於未兆庶乎竊國之姦不得而逞矣嗚呼艱哉

大學衍義卷十七

大學衍義卷十八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憸邪罔上之情 姦臣

秦二世立以趙高為郎中令高宦者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召高謂曰人之居世間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欲恣

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夫沙邱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皆快快不服恐為變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舊臣更置陛下所親信者如此則害除而姦謀塞陛下安枕肆意寵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為法

律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財物入縣官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為侯王叛秦

臣按姦臣之將盜有其國也必先以荒昏淫樂蠱其君之心術然後已之志得行趙高之於二世欲有以蠱之久矣一聞恣耳目窮心志之問即深贊之曰此明主之所能行而昏主之所禁也夫兢兢

業業無遊無逸者堯舜之行也荒湛于色淫酗于酒者桀紂之行也高言悖道反易昏明本不難照葢高之心欲二世盡除先朝舊人而專政於已故因其問而極言勸誘之夫深刑峻法翦滅大臣宗室高之所自便也安枕肆意於淫樂此二世之所喜聞也中其主之所喜以伸已之所便故高言一進如石投水卒之刑戮繁而怨畔起二世之身且岌岌然猶燕巢幕安枕之樂果何在哉二世旣以

此敗亡世之人遂以高言爲鉤吻烏喙必殺人之物然佞邪之臣以此蠱其君昏亂之主以此覆其國者相踵也是明知其爲鉤吻烏喙必殺人之物而甘心嗜之不厭也嗚呼悲夫

李斯數欲請諫二世不許而責問斯曰彼賢人之有天下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吾欲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畧地過去莫能禁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

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禄不知所裁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恣縱也睢仰目貌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顧以其身勞于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商君之法刑棄灰于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

也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人間於側（間去聲　厠也）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于世則淫康之虞廢矣（虞與娛同）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故身尊而勢重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良吏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積于市殺人衆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可謂能督責矣

臣按二世之問李斯即前之所以問趙高者也而斯所進説更甚於高排堯禹而進申商於是督責之法行而人無容足之地矣舉天下之人無所容足而為人君者欲偃然自肆於上有是理哉臣謂斯高之言皆斲喪秦室之斧斤後世人主不可以不察

趙高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奏事毁之乃説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

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事皆決於高

臣按自昔忠臣欲其君之賢且明者必勸之以躬攬萬幾日臨羣臣如太陽之燭萬物輝光所發無所不被然後巳得以輸其忠誠而措天下於安自

昔姦臣欲其君之愚且闇者必勸之以深居宮省託耳目於左右之便嬖而下情之隱伏政令之得失一無所覩然後已得以肆其姦慝而擠天下於亡忠臣姦臣之分亦觀於是而已矣

高聞丞相斯以為言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吾欲言之久矣上不坐朝居深宮欲見無間間音閒謂無事時也高曰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

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斯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是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乃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少我謂以我年少而相輕也趙高因曰沙邱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欲望裂地而王矣且丞相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旁縣子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

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優俳之觀觳音角斯不得見因上書言高有邪泆之志危反之行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二世信高恐斯殺之乃私告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以斯屬郎中令高案治斯與子由謀反狀搒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從獄中上書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以實對輒復搒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

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二年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市斯已死二世拜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

臣按此趙高誘斯而陷之也斯之姦詐豈下於高者且墮高術中而不悟況二世之庸闇何怪其玩弄于股掌間如嬰兒乎高之所忌者斯也斯死則高之爲田常也不難矣高乃反而言之吁可畏哉斯死而高代之且創爲中丞相之名內而宮禁外

而軍國無不在其掌握中者二世之末為齊簡公

直須時耳

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
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
馬以阿順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後羣臣皆畏
高

臣按此高將為篡奪之事故以此嘗試羣臣而卜
其從已與否也鹿馬易辨之物而羣下不敢言則

其為亂也孰禦事勢至此縱二世覺之亦無能為矣聖人有言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故有國者必防其漸

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為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章邯等數却邯亦秦將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為王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已屠武關漢高帝時以沛公起兵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使其壻咸陽令閻樂等引兵入望夷宫高入告

曰山東羣盜兵大至因刼二世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乃召子嬰立之子嬰即位以計殺高夷三族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嬰降項羽至殺之秦亡

臣按趙高之工為諛説二世必以為愛已也孰知其睥睨璽紱欲取而代已哉斯高之事具著遷史臣今剟取其畧欲人主知姦邪情狀之若此而二世信之其禍敗若彼庶為永鑑乎高本閹人臣今不列于内臣之篇而叙於姦臣之首者以其姦凶

桀黠不可以閹臣視之故也恭顯之屬放此

漢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二人皆宦者中書令僕射在漢皆宦官之職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樞謂户之轉者機謂弩之牙皆物之要處故以喻政事之機要焉明習文法元帝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内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詭辯姦詭不正之辯忤恨睚眦忤恨違忤而怨恨睚眦怒目相視貌怨之輒被以危瀍被加也小者也

臣按自昔小人將竊權寵必先窺伺主意而迎合之蓋人主好惡不同喜怒難必非潛觀密測得其指意則無以為容悅取媚之地故薛公事齊王王有愛姬七未知所立薛公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請立以為夫人王從之申不害相韓昭侯昭侯謀之以事申子未知侯之所欲也則使同列二人先陳其計微視昭侯所悅而言之昭侯大悅姦臣事君多合少忤者以其能覘上意所在故

也石顯之見用於漢元蓋用此術

時外屬侍中史高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皆受宣帝遺詔輔政望之堪以師傅舊恩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白選宗室明經有行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為給事中漢制給事中為加官朝臣如此則入朝內朝故曰給事中非今兩省官比也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拾遺謂人君言行或有遺失則收拾而正救之也故後世以為諫官之名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誼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史高充位而已言但備位無所建明由此與望之有隙石顯又與

高相表裏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

臣按小人欲擠君子必固結有力者以為黨援然後君子不得以自容史高外屬尊重而與望之有隙故石顯與高相表裏以排之望之之見絀也宜矣

望之疾恭顯擅權建白宜罷中書宦官縣是大與恭顯忤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

台致廷尉為下獄可其奏後上台堪更生曰繫獄上大

驚曰非但廷尉問耶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

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

先驗師傅驗謂考驗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赦望

之罪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

臣按先朝名臣歐陽脩有言自古小人讒害忠良

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揺動

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

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指以為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揺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説方可傾之臣覩恭顯奏望之等一則曰朋黨二則曰擅權以其實考之望之等同心謀國古誼正君安有朋黨擅權之事而恭顯史高交相朋比專執政機是乃所謂朋黨擅權者恭顯等有其實而誣望之

等以此名姦邪小人貿亂黒白大抵如此史稱顯
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謂此類也而元帝慒然
曾不之察其請召致廷尉則許之旣知其無罪而
出之矣及請免為庶人又許之由君德不明故小
人得以售其計吁可歎哉
四月詔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復徵堪更
生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以為中郎上器重望之不
已欲倚以為相恭顯及許史子弟皆側目於望之等許氏

史氏皆外戚也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動殆為恭等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為庶人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

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封詔以付謁者令召望之急發執金吾車騎圍其第執金吾掌兵官也使者至召望之望之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太官方上晝食太官主御膳上卻食涕泣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

臣按姦邪之臣類多權術足智數惟其立心之不

正故不以為善而以為惡不以為忠而以為欺以恭顯覸之彼知蕭望之之高節不撓非能忍辱者也故致之於獄是欲激之使自殺也而望之果自殺彼知元帝之易於欺罔也故始以召致廷尉為辭而實則繫獄後以少屈牢獄為辭而實則迫其自殺使顯所事纔中主亦未必敢爾惟其料元帝之闇懦必不能我治也是以為之而帝果不能治揣度之工計慮之巧無一不然者使用此心於為

忠為善其益可勝旣耶故曰小人挾材以為惡惡亦無不至司馬光之言信矣夫擅殺師傅罪之大者也免冠權謝禮之微者也以微禮而塞大罪帝亦不能復有所問徒卻食涕泣而已顯於是時雖外為震懼謝罪之形而中實笑且侮也必矣故為人君者無乾健離明之德而區區於婦人之仁其不為姦臣之所玩者幾希

東都京房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房時

石顯專權（是時弘恭已死顯代為中書令）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耶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

日益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紀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房曰今所任用者誰歟上曰然幸其愈於彼愈猶勝也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

之視令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顯及五鹿充宗五鹿姓名充宗顯之黨也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以房為郡守帝於是以房為魏郡去月餘坐事徵下獄棄市

臣按京房之言於元帝者可謂深切著明矣上曰

已諭則是知顯之為姦也而卒不能去者蓋權倖之臣始則媚君以徼寵終則刼君以固位方其始也人主之知未深阿意容悦無所不至茍幸入明夷之左腹則鍵閉之謀日工依憑之黨日盛中外大權既出其手則猶伏社之鼠不可熏也穴墉之狐不可灌也如是在肓音荒之疾藥之不能達傅音附咽之瘻近而不可割也惟明智之君攻之有漸去之有方庶幾其可不然則容養亦亡決裂亦亡夫

元帝知顯之姦而卒不之去者非不欲去不能去也其所以不能去何也發車騎以圍大臣之第則其權可以擅興矣殺蕭望之殺張猛殺賈捐之則其權可擅戮矣以外屬則史高為之黨以中謁者則牢梁為之黨以外廷小人則五鹿充宗等為之黨權勢隆而黨援衆是其所以不能去也故聖人賛易於姤之彖辭曰勿用取女蓋於陰之方萌則抑之制之而不使至於不能去也嗚呼微哉

石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跡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顯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以間己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言奉使往諸官司徵召而取發也)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

事類如此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宫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貲一萬萬

臣按顯之姦慝夫人而知之獨元帝末之知爾恐一朝敗露而無所自容也於是設為此謀以固上意而塞人言其亦巧也已矣昔有仕于州郡而爭覓舉者甲有過乙輒白之居一日甲墨其臂若嘗

文身者乙喜遽以白長吏長吏呼而驗之無有也

於是甲訢曰凡乙之見誣類若此自是乙之言不

復入而甲被薦矣此閭巷相擠之小數而顯用之

以誑其君元帝莫之察也吁可歎哉

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

訕已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

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

以為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

皆此類也

臣按顯之此舉又以文已過而揜衆言後王鳳既殺王章杜欽亦教之以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使天下知不以言罪下姦邪之臣巧於緣飾大抵如此賊莽宗之遂以竊國然則顯之用志豈淺淺哉

吳主孫休即位休權之子左將軍張布與丞相濮陽興皆貴寵用事以佞巧更相表裏吳主喜讀書欲與祭酒韋昭

博士盛冲講論布以昭冲切直恐其入侍陰言己過固諫止之吳主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徧但欲與昭等講習舊聞亦何所損君特恐昭等道臣下姦慝故不欲令入如此之事孤已自備知不須昭等然後乃解也布皇恐陳謝且言恐妨政事吳主曰政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然吳主恐布疑懼卒如布意廢講業不復使昭等入

臣按賈誼有曰帝入太學承師問道則德智長而

治道得董仲舒亦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夫使人主德日長而智日明此天下國家之福而臣子之大願也故忠臣之心惟欲其君之務學傅說之告高宗是也姦臣之心惟恐其君之好學張布之沮吳主是也或見仇士良教其徒毋使人主親近儒生則以為此術自士良始士良事見後而不知三國之世已有如張布者矣憸邪用心不謀而合大抵如此若後之姦臣又有反其機而用之者

經幃雖設而所引多巧佞之徒儒臣雖接而所陳多蔽蒙之說與布異術而心則同人主皆不可以不察也

晉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文帝魏宰相司馬昭也封晉王後追謚為帝賈充為昭弒魏帝髦以成晉篡）武帝為太子充頗有力（武帝司馬昭之子篡魏為天子）故益有寵於帝充為人巧諂與太尉荀顗侍中荀勗中書監馮紞相為黨友朝野惡之泰始中帝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

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廷宜引天下賢人共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侍中任愷庾純皆與充不協充欲解其近職乃薦愷忠貞宜在東宮帝以愷為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會樹機能亂秦雍帝以為憂愷曰宜得威望重臣有智略者以鎮撫帝曰誰可者愷因薦充純亦稱之遂以充都督秦涼二州軍事充將之任公卿餞於夕陽亭充私問計於荀勗勗曰是行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留矣勗請言之

因謂馮紞曰賈公遠去吾輩失勢矣太子婚尚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之女乎紞亦然之初帝將納衛瓘女晉瓘為太子妃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帝求納其女荀顗等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

臣按賈充自司馬昭相魏時昭魏三公充昭之黨輔成簒弑之事在晉室則為元功其實天下之大賊也用事日久姦邪小人如荀勗輩朋而翼之惟恐充一出

外而失其所恃也故秦涼之行且赴鎮矣而荀勗為畫結婚之謀且力稱充女之才徳於是充遂留而婚以成帝嘗謂其五不可矣見後德篇后然内則楊后受郭槐之賂以主之外則荀勗諸人更相從臾以助之雖帝初心之明至此亦眩惑不能自決矣蓋姦臣用事未有不内結宫闈外交羣小而後能遂其所欲者妃立而晉室之亂萌先儒邵雍以為禍在夕陽亭之一語而不在石勒長嘯上東門之

時豈不然哉

賈充與任愷皆為帝所寵任充欲專名勢而忌愷力薦愷為吏部尚書愷侍覲轉希充因與荀勗等承間共譖之愷因是得罪廢於家

臣按小人之害君子其情狀非一當庸闇之主則顯擠之恭顯之於蕭望之是也當材明之主則陰排之賈充之於任愷是也晉武雖未得為賢君然非庸闇者比又愷亦為帝寵任而充欲傾之則亦

難矣故前稱其忠正宜在東宫是欲奪其侍中之職使不得在左右也計既不行又薦之為吏部尚書天官之任重矣然職在銓衡非若侍中之近密也其計既行遂以事擠之而斥廢焉其亦可謂巧也已昔趙堯欲奪周昌御史大夫之位則勸高帝為趙王如意擇貴彊相而因薦昌公孫洪嫉董仲舒欲黜之于外則言於武帝使為膠西相盖高帝孝武皆明君也而周昌仲舒之賢亦見知於二帝

使二人誣之以罪而顯擠之未必見從惟其陽借

薦譽之名而陰施排擯之術故雖二帝之明有弗

察焉此賈充之計所以得行於晉武也

梁武帝時中領軍朱异文華敏給曲營世譽得幸於上

异善伺候人主意為阿諛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欺罔

視聽遠近莫不忿疾園宅玩好飲膳聲色窮一時之盛

每休暇車馬填門

臣按此梁史臣形容朱异之語也文華敏給則人

主悦之矣曲營世譽則衆論悦之矣又能伺候上意而為阿諛此恩寵之所以益固也惟明主之觀人也不以文華而以德行不以虛譽而以功實不以承迎已意為善而以規弼已過為忠如此則雖百朱异不能惑矣夫入則睢盱於前卑伏如鼠出則横恣於外貪噬如虎此姦臣之常態也故朱异既以阿諛得幸於上則以威福取賂於下矣人主不察但見柔而可喜又豈知其情態之眞也哉

太子侍讀徐摛見上應對明敏寵遇日隆朱异不悅乘間白上摛年老愛泉石意在一郡自養上謂摛真欲之遂出為新安太守

臣按婦欲顓其夫故入宮者必見妬臣欲顓其君故入朝者必見嫉使婦之用心如樛木如螽斯則不肯專其夫矣臣之用心如秦誓之一个臣其心休休焉如有容則不肯專其君矣方是時异以姦諛得幸於帝惟恐才能之出已右者得進而分其

寵故雖區區一徐擒且不見容而必以計去之然其言曰擒年老愛泉石欲求一郡自養使帝以异言而質之擒則其姦罔立見矣然异敢於為此者葢揣帝之意惟已是信必不加質問故也後之姦臣顓國擅政不欲人主它有親任者大率以術去之如异者葢其一也

東魏侯景與高澄有隙澄高歡之子世專魏政內不自安據河南叛請舉十三州內附上召羣臣廷議皆謂非宜是歲正

月乙卯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旦見朱异告之异曰此宇內混一之兆也及景使至稱景定計以正月乙卯上愈神之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極南北歸仰正以事無機會難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人贊其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上乃定議納景東魏高澄數遣書求復通好許正陽侯淵明還淵明

宗室子以戰敗陷魏淵明亦遣人奉啓上得啓流涕與朝官議之朱异又言静寇息民和實為便司農卿傅岐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命正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异言景以金三百兩餉异异受金不為通啓景於是始為反計鄱陽王範密以啓聞上以邊事專委朱异動静皆關之异以為必無此理自是範啓异不復為通景反於壽陽以誅异及少府朱驎太子右衛

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為名异等皆以姦佞蔽主弄權為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及景濟江圍臺城朝野共尤朱异异慚憤發疾卒上痛惜之特贈尚書右僕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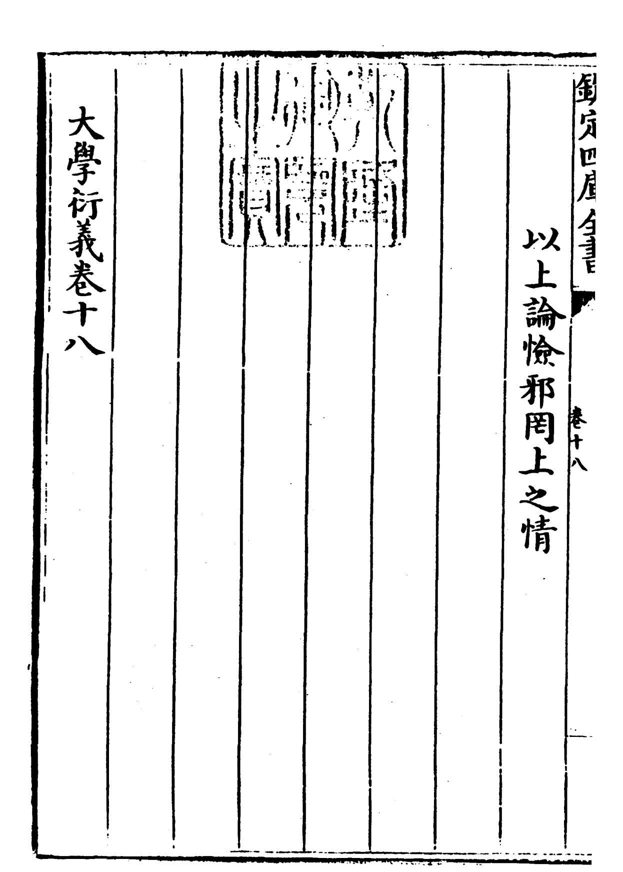
時太清三年正月也三月城陷五月武帝殂簡文立為景所簒

臣按朱异以善伺上意為阿諛取寵倖至謀國大事不論是非可否亦惟上意是覘侯景之降納之非策也异察帝意在於得中原之土故勸而成之正月乙卯之夢帝嘗以語异异既為諂語以媚帝

矣及景使之來果云來降之謀決于乙卯葢异教之使言以符合上意也帝不察而神之豈天奪其鑒使憒憒焉若是邪夫景之叛魏由其與高澄有隙也既納景之降則不當通澄之使雖三尺童子猶能知之而异復揣帝意在於得正陽之還故又勸而成之通澄之和是趣景之反也异本儒生豈惷然無識者其為此也特欲保富貴耳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田園第館姬妾玩好甲於一時惴惴焉

唯恐其失故一切惟主意是奉而不暇為國忠謀
梁武甘其佞樂其詐侯景之禍朝野皆歸罪异而
帝獨不知之方且哀憐於既死之餘而寵贈以非
常之典臨亂之君各賢其臣殆謂此邪夫人君欲
觀其臣之邪正大畧有二道焉謀議徇國不徇君
此正人也反是則邪矣處身徇義不徇利此正人
也反是則邪矣异為大臣而導諛黷貨兼有二罪
梁武一弗之察其致禍亂也宜哉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



大學衍義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孫球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宋國璜

大學衍義卷十九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憸邪罔上之情 姦臣

初高齊之末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隋高祖受禪命牛弘定樂非正聲者悉放遣之煬帝以啓民可汗將

來朝啓民可汗突厥之君也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指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户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樂者皆直太常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閲之於芳華苑積翠池其後悉配太常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上及庶人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且言諸國並因商人密送誠欵願為臣妾

若服而撫之渾厥可滅謂吐谷渾突厥二大國也戎夏可壹帝大悅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并吞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畧咸以委之以矩為黄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過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矩之倡導也

御史大夫裴緼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樞密善候伺人主

微意所欲罪者則曲法鍜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緼緼甚機辯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時人不能致詰

初内史侍郎薛道衡以才學有盛名久當樞要煬帝即位道衡上高祖文皇帝頌上覽之不悅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魚藻大雅篇名刺幽王思武王）將置之罪會議新令不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令決當久行（熲者文帝賢相煬帝殺之）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推之裴緼奏道衡負

材恃舊有無君之心論其罪名似如隱昧原其情意深為悖逆帝曰公論其逆抄體本心遂令自盡天下宽之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筭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盡心孰能如是是時矩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藴光禄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述善於供奉容止便辟侍衛者皆取則焉郭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效髙祖空自勞苦帝益以為忠曰唯有郭衍

心與朕同

帝問侍臣盜賊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比見奏賊多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翦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悦而罷後又問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

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御史大夫裴緼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多許賊帝曰老草多姦老草猶言老兵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意遣人誣奏威罪令案驗獄成除名為民

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為然或杖其使者以

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内陷没州縣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以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

煬帝既幸江都以其子越王侗為東都留守東都洛陽也李密帥衆逼東都李密叛臣也隋兵拒之敗走密移檄數帝十罪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稱李

密有衆百萬圍逼東都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東都決没因歔欷嗚咽帝為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縁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羣盜所殺是後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沈審言多合意特為帝所親愛朝臣無與為比親黨憑之之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内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密為指畫宣行詔命諂順帝

意羣臣表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鞫獄用法多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皆德彝所為也後宇文化及等反弑煬帝虞世基裴緼亦被殺

臣按隋煬不道罪浮於紂而緼矩世基諸臣則其飛廉惡來也然今考之緼等所以眩惑其君者初亡他技一惟逢迎上意而已知帝之耽嗜音樂也則請括天下散樂百戲集于京師樂工至三萬餘人於是帝之心蕩于鄭衛哇滛之聲而流連酣宴

無有窮極矣知帝之好大喜功也則謂西域諸國富於珍寶請招而誘之使入朝覲而渾厥可平於是帝之心慨然欲為秦皇漢武之事而中國疲弊日趨於亡矣知帝怒薛道衡進頌有諷刺之意則組織其罪曰原其情意實為悖逆帝果悅之曰公論其逆𢓜體本心以其能去已所惡也知帝之怠於政事也則勸五日一視朝曰無效高祖空自勞苦帝果悅之曰惟有郭衍心與我同以其能順已

所欲也其後盜賊四起知帝之意尤所惡聞則四方表奏抑而不達曰天下何處有多許賊曰鼠竊狗偷行且盡殄於是帝感其言發怒於蘇威致疑於楊義臣切齒於元善達而賊益倡熾不可復制不一二年隋遂以亡原諸人之所以為此者欲以保有寵禄爾而不知國事既敗身無處所何寵禄之可保耶即數人而論之虞世基者又姦之首佞之魁也故魏徵嘗曰梁武偏信朱异以致臺城之

辱隋煬偏信虞世基以致江都之禍夫二君之所以信之者由其能適巳之欲也孰知其所以適巳者秪以禍巳歟昔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葢忠言至論往往逆人主之心然揆之理而得則雖忤意而當從姦言邪説往往順人主之志然揆之理而悖則雖合意而當察人主知此則揣摩之姦不得售而窺伺之計無所施矣

唐高宗將立武昭儀為后（昭儀婦官名也武氏事見后德篇）大臣切諫禮部尚書許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賸穫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王后高宗元妃）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代王武氏所生故敬宗請立為太子）帝得所欲故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闥俄拜侍中進中書令（侍中中書皆宰相官）敬宗於立后有助力知后鉗戾能固位以久已權乃陰連后誅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梁王（即太子忠也廢為梁王又殺之）長孫無

忌上官儀瑗濟遂良無忌皆當時賢相諫高宗立武后者也儀亦近臣得罪于武后朝廷重足事之威寵熾灼當時莫與比

臣按敬宗陰揣帝私使其君廢正后易太子殺顧命大臣一舉而夫婦父子君臣之綱皆絕高宗惑之命以為相其後武氏得志改唐為周太宗子孫屠翦幾盡禍亂之酷古所未聞由高宗以色為惑而敬宗逢迎之也田舍之語鄙陋甚矣而高宗乃以是定議者由其合意故也意有所偏則姦邪得

乗之而入可不戒哉

高宗之為太子李義府為太子舍人嘗獻承華箴末云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絶其害必彰義府又諂事太子而文致若讜直者太子表之優詔賜帛

臣按姦邪巧人其品非一有言行俱邪者有以正言飾邪行者言行俱邪者其惡易見以正言飾邪行者其惡難知義府以諂事太子而獻箴之言乃近於正此姦邪之尤者若徒以言取之豈不誤哉

故聽言觀行者聖人垂世之大法也

高宗立義府遷中書舍人為長孫無忌所惡奏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多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為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建白是轉禍為福也義府即叩閤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斛留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等相推轂濟其姦詐棄骨肉大臣故后得肆意擾取威柄天子歛衽矣義府貌柔恭

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于心著直略反謂其姦惡根著于心也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猫未幾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唐宰相名也後又主選事無品鑒才谿壑之欲惟賄是利母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

臣按義府以姦言易一身之富貴而賣唐家之社稷吁可畏矣史氏形容其情態至今猶可想見夫柔媚之人天資陰險未有不害物者也故孔子欲

見剛者而遠佞人葢剛則果於為善而佞則忍于為惡惟人主以孔門之法為取人之方庶乎免於佞柔之惑矣

玄宗時李林甫為吏部侍郎時武惠妃寵傾後宮子壽王愛尤盛（壽王瑁惠妃所生）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為萬歳計妃德之會韓休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為助即拜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臣按女子小人其類同者也故外廷姦臣多倚宮

掖以自固而宮掖亦或結交於外廷以自助此林甫所以願自效於惠妃而惠妃之所以薦林甫也

皇太子瑛鄂王琚光王瑤三人皆玄宗子被譖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九齡時賢相帝不悅林甫惘然私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耶

臣按天子以四海為家凡中外孰非家事者而大臣天子之家老凡中外事亦無不當與者焉自李勣以此言贊高宗廢王后以自結於武氏林甫效

之又以此言讚明皇廢二子而自結於惠妃事見後齊家篇姦臣用心欲逢其君之惡而杜絶諫者之言故進斯語自是事關宮掖人臣有議及之者人主必咈然曰此吾家事爾外朝臣何與焉於是外官宮妾始得以擅其斷制之權而外廷無敢爭者其開端自勣與林甫始蓋萬世之罪人歟

開元中玄宗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建言耀卿亦時宰相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林甫陽蹇獨在後帝問故對

曰臣非疾也願奏事二都本帝王東西宫車駕往幸何所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悦即駕而西

臣按天子之行千乘萬騎其所經歷豈無所妨裴耀卿等請俟農隙是也而林甫覘知帝意亟欲還都對同列而言又懼為其所折於是陽蹇在後而獨進迎合之説其所以為是者欲諂玄宗而排耀卿爾玄宗果為之大悦耀卿亦以是罷去姦人情

態著在史册至今猶在人耳目吁可鄙哉

始張九齡由文學進九齡當時賢相守正持重而林甫為人特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帝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謂林甫封賞待名臣大功邊將一上最豈可遽議最謂功伐也要與公固爭林甫然許及進見九齡極論而林甫抑默退又漏其言仙客明日見帝泣且辭帝滋欲賞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為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也由是益疏薄九齡俄

與耀卿俱罷政事

臣按汲黯嘗與公孫弘約共爭事至上前而弘背之黯斥其懷詐面諛林甫之背九齡亦猶弘之背黯也故黯九齡坐是廢斥而弘與林甫皆得志而柄任焉其曰天子用人何不可者亦猶前所謂天子家事外人何與凡皆導人主以自專而勿郵人言也夫用人得失治亂所關不得而失大臣所當正救而謂惟其所用即無不可則前古帝王何不

每事自用而乃置諫爭輔弼之臣以自繩約耶自昔小人順承其主則曰天子所為何所不可激怒其主則曰貴為天子不得自由凡若是者皆伐國之戈矛而迷主之酖毒也故林甫之言入而九齡罷而治亂分其效葢可覩矣

張九齡罷林甫進兼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即皇太子瑛等也

天下寃之大理卿徐嶠妄言大理獄殺氣盛烏雀不敢棲今刑部斷死刑歲纔五十八而烏鵲巢獄戶幾

至刑措羣臣賀帝而帝推功大臣封林甫晉國公

臣按孟子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明

皇一日殺三子此何景也而羣臣乃以幾致刑措

賀在昔成康之世曷嘗有此耶是直以帝為盲聾

罔之以非其道也明皇誠反而思之吾有子不能

自保使臣下得譖而殺之彼烏鵲乃安其巢是以

天子之子欲為烏鵲不可得也則必赫然震怒罪

羣臣之欺罔者矣然林甫之輩敢於為此者度帝

之聰明已衰方愛悦諛佞必不能察其欺罔故也明皇果喜而賞之林甫於是時必自喜其謀之中而竊笑帝之易欺姦諛蒙蔽愈無所忌矣臣前論石顯之料元帝無一不中林甫之於明皇亦然故為人君者必有以保養其聰明使佞邪小人不敢有所侮而動不然未有不為其所玩者

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而帝意自屬忠王（忠王名璵即肅宗也）壽王不得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且

畏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兄也使任要職將覆其家以搖東宮又因柳勣上杜良娣父有隣變事欲以及太子皆不果未幾使濟陽别駕魏林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欲擁兵佐太子林甫曰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内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耳林甫數危太子太子自以謹孝聞内外無惎惎閒也故飛語不得入

時楊國忠為監察御史林甫興韋堅等獄欲危太子以國忠怙寵摶鷙可用倚之使按劾國忠乃慘文峭詆逮

繫連年誣蔑致誅者百餘族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所欲

臣按林甫之所以相者賴惠妃之助也故前殺三子後傾忠王凡皆為壽王地也幸明皇之志堅定不移然猶三興大獄必欲動揺而後已葢肅宗之立出於上意已不得攘以為功壽王立則已與惠妃中外相倚富貴可以長保林甫之賊心如此幸肅宗無過可指而東宮之位不揺異時中興帝室

卒有頼馬殆天意相唐使林甫之計獨弗售于此也不爾殆哉

林甫善刺上意刺猶探也時帝春秋髙聽斷稍怠厭繩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是深居燕適沈蠱衽席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饔夫御婢皆所欵厚故天子動静必具得之

臣按林甫善刺上意即石顯之能探人主微指也

善養君欲即趙高之勸二世肆意淫樂也餉遺左右即寒浞之行媚于内王莽之事旁側長御也昔者姦臣各工其一而林甫獨兼焉是合石顯趙高寒浞王莽為一人也唐室由是幾瀕于亡推原其始由明皇之心先蕩故林甫得以入之也人主誠能虛懷無我虛静少欲嚴内外之防杜私謁之禁雖有姦臣豈能售其志哉禮曰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夫惟一正可以御衆邪此人主守約之方也

時詔天下士有一藝者皆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詔或斥已即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御史中丞監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為野無遺才

臣按明君在上必廣至正之路以招賢能闢四達之塗以徠忠讜則上無壅蔽之患而下無遺逸之嗟此國家之利而非姦邪之便也葢賢材進則已無所容言路開則罪無所隱故林甫於此曲為之

沮梗馬旣以尚書長官試問之又以中丞監總之
雖有忠賢何由獲進宜其無一中程者而林甫方
以野無遺才賀其敢於欺罔豈不甚哉
咸寧太守趙奉璋得林甫二十餘條將言之林甫諷御
史捕繫奉璋劾妖言抵死
臣按姦臣之顓國必先布置私人使居權要之地
任擊搏之權而去其異已者然後得以肆行而無
忌當林甫時所用以為御史者必皆其黨與也故

趙奉璋欲言其罪則林甫亟諷御史捕而殺之姦臣之權至於能僇言者則無所不可者矣故明君在上旣擇天下英賢委以股肱之任而又選公清直亮之士使為耳目之官二者交舉其職而無阿黨朋比之私則綱紀張治道立矣

林甫為相凡才望出已右及為上所厚勢位將逼已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劒上嘗陳樂於勤政樓

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按轡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深歎其蘊藉林甫嘗厚以金帛賂上左右上舉動必知之乃召絢子弟語曰尊君素望清崇今交廣藉才聖上欲以尊君為之可乎若憚遠行則左遷不然以賓詹分務東洛亦優賢之選也絢懼遂乞賓詹上又嘗問嚴挺之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時為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損之諭以上待尊兄意甚厚盍為見上之策奏稱風疾求還京師就醫挺之從之林甫以其

奏白上云挺之老疾宜且授之散秩使便醫藥上歎吒久之以為詹事

臣按書稱四凶之罪曰象恭滔天而已曰巧言令色孔壬而已堯能知之而舜能去之所以為聖也林甫於數者之惡蓋悉兼之而明皇不能察者欲汩之也詩曰盜言孔甘惟言之甘故人蒙其害而不知此所以為盜也林甫之口有蜜腹有劒所以為國之大賊乎傳曰苦言藥也甘言疾也使明皇

能知苦言之為藥甘言之為疾九齡不去林甫不相則雖有祿山能為難乎故內有衣冠之盜然後外有干戈之盜然則衣冠之盜將何以察之曰眡其言之甘苦而已矣盍未有正人而甘其言亦未有邪人而能苦其言者也林甫既以此誤其君又以此誤其同列盧絢之賓詹嚴挺之之養疾皆以甘言誤之而實加擯廢焉亦猶以甘言誤明皇陷之於播遷之辱也吁可畏哉

林甫居相位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禄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為下邽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絶

臣按姦臣顓國必先壅塞言路使人主惸然孤立於上而盲然無覩於外然後得以恣其所欲為大而纂國小而顓政無不可者故正先死而趙高肆

王章僇而王鳳熾杜璡斥而林甫橫爲人主者可

不監哉

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爲上將皆大臣總制之故上有餘權以制於下先天開元中睿宗玄宗年號若薛訥郭元振張說䇿自節度使入相天子林甫疾儒臣以方畧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其權即說帝曰以陛下雄材國家富彊而夷狄未滅者由文吏爲將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

彼生而雄養馬上長行陳天然性也若陛下感而用之必先死夷狄不足圖也帝然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擢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為大將林甫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禄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天子安林甫策不疑也卒稱兵蕩覆天下王室遂微

臣按一言喪邦者昔聞之矣一言而遺禍數百載者有之乎曰有之如林甫之請任蕃將是也葢自

禄山反唐幾亡肅宗雖崎嶇中興而兩河之地半為降虜所有更相傳襲終唐之世不能取藩鎮跋扈動輒舉兵內嚮唐卒以是失天下五代之亂生人肝腦盡矣至于本朝然後收方鎮之權天下合于一自天寶末迄建隆初凡二百有七年推原禍本由林甫以蕃將代儒將故也彼其用心不過欲杜節度使入相之階以久已權而中國板蕩生民塗炭遂自茲始自昔姦臣之禍天下未有若是其

酷者也

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塞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嫉能排抑勝已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悟

臣按此唐舊史論林甫之語也林甫心迹盡於此

矣

楊國忠者太眞妃之從祖兄也其妹虢國夫人居中用事帝所好惡國忠必探知其微帝以為能

臣按女子小人表裏交煽者危國亡家之本前葢屢言之矣若國忠者身既用事於外其妹又用事于中宜其能深探動息阿意迎合而帝以為能也國忠為宰相便佞專徇帝嗜欲不顧天下成敗知帝雅意事邊故身調兵食取習文簿惡吏任之畢凡須索快

成其手

臣按明皇前任林甫後任國忠二人之操術略同大抵徇帝之欲而已知帝有意於邊事也則身調兵食任惡吏以掌文簿苟取集事他不遑卹也雖然使明皇無縱欲之念雖姦臣其能窺所欲而徇之乎故曰人君之心正則朝廷百官無敢不正者

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為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没獨仲通挺身

免國忠匿其敗更叙戰功使白衣領職

劒南節度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閤羅鳳誘之深入宓被擒全軍皆沒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並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

臣按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明皇末年委政國忠雲南喪師至二十萬而國忠反以捷聞明皇至是塊然尸位猶土木偶人矣姦臣敢於蒙蔽如此為人主者其可不以天下為視

聽哉

上憂雨傷禾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傷稼也上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

臣按忠臣之心惟恐人君不畏災異魏相之以逆賊風雨告宣帝是也姦臣之心惟恐人主知畏災異國忠謂霖雨不害稼以欺明皇是也葢人主知畏天災必求已過必更弊政必去小人此忠臣之

所樂而姦臣之所不便也故其操術不同如此近世王安石遂有天災不足畏之語吁莫大於天莫神於天而猶不足畏則尊居人上復何所憚耶嫚天欺君其罪不在國忠下可勝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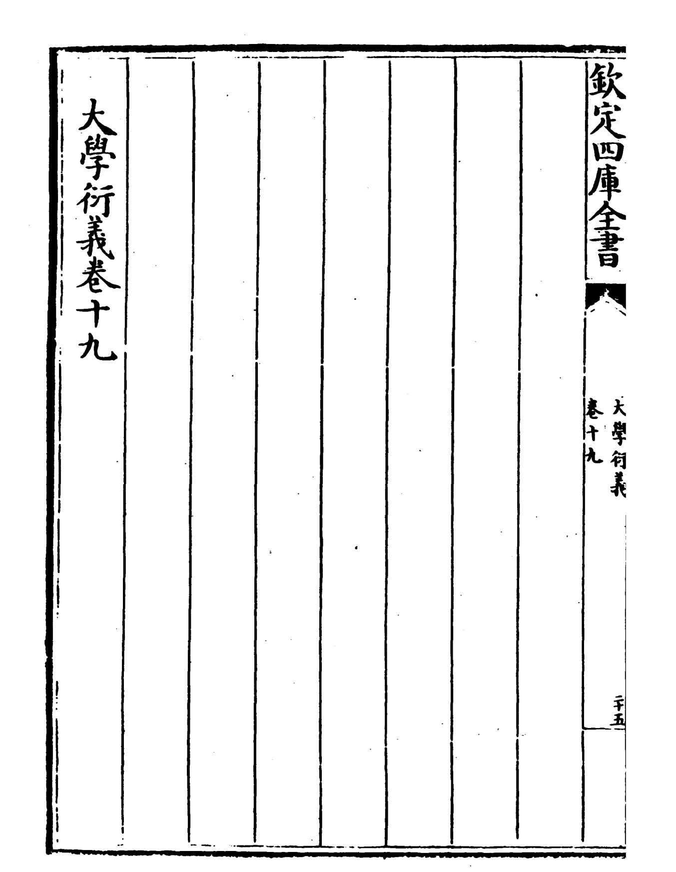
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待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遂反發所部兵十五萬衆以討國忠

為名上召宰相謀之國忠揚揚有德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為然大臣相顧失色

臣按祿山之所以反者由林甫養成之而國忠激發之也國忠身為大臣而激賊使發者果何為哉欲人主信其言之驗而自保寵祿故也蓋姦臣之心苟可以為己之利者雖危國家覆宗社而不顧吁可畏哉方是時祿山長驅向闕聲震河洛而國

忠猶進諂言以惑上聽其志亦以取悅爾而馬嵬之變身首殊分家族殄滅寵祿果可保耶祇足為姦臣之戒而已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



大學衍義卷十九